

怎样才是阅读的正确方式? 没关系,读了就好!

——浙江教师阅读现状评点之三

□本报记者 池沙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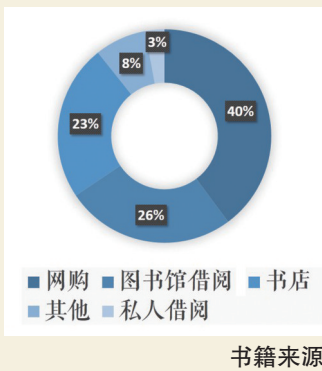
纸质书仍是教师阅读消费主流

如今多元化的阅读方式大行其道,有PDF、TXT、mobi、epub等各种格式的电子书,可以在PC、平板、手机等各种终端上浏览,价格也比纸质书要便宜得多。但教师们显然不买这个新时代的账,在“书籍来源”这项调查中,选择购买纸质书来看的教师达到了63%之多,超过了半数(受访总人数1883人)。而其中采用网购方式获得图书的人数,与光顾实体书店的人数相比,多近一倍,这不仅体现了电子商务在图书销售上的强势地

位,也显示出实体书店并没有全盘皆输,在教师群体的心目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每4位教师中仍然有1位把逛书店当作一种日常活动。

而也有近四分之一的教师会选择上图书馆借阅。随着近年来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图书馆与美术馆、展览馆、档案馆、公园等公共场馆一样,实行免费开放。2016年,杭州新华书店推出了免费借阅制度,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的读者,都可以从相关的新华书店门店免费借

阅图书,阅读完毕后归还到相关图书馆,以丰富那里的藏书。这可以说是爱书之人的一大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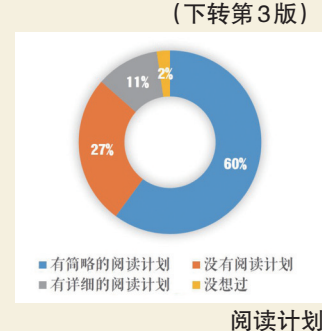


什么东西价格在减而价值在升?

精神文化活动的纯粹性。有目的阅读和无目的阅读两派聚讼不休,却也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独读读不如众读读”,虽然说“人的本质是孤独的”,但读后分享也给一小部分教师(6%)带来了价值感,使他们在传播结构中成为了舆论领袖。某一本书自己确实看过,将它推荐给身边的同事朋友,是最有诚意的精神分享和文化赠礼。在图书资源极大丰富,甚至可以免费分享的今天,不会出现像在武侠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人们为了一个绝世孤本而争得头破血流;相反,可

以在寻找、阅读、分享图书的过程中,形成比因利益建构起来的更牢固的圈子。有什么商品的价格在降低和消失,而它的价值反而在上升,那就是在这一分享模式下流动的图书了。



拾得

□金华市东苑小学 王耀宾

昔日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遂取“拾得”为书房名。

——题记

书房虽是一小间,方寸之间,却是一个天地,承载了沧海桑田,装下了时光荏苒。悠悠十余载,“拾得”之事每日躬行。在纸上“拾得”,在大自然中“拾得”。弯腰,拾起,最是简单,得到的即是生活中遗漏的美好。

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太快,我喜欢在下班后窝在书房内,席地而坐,手捧一本新淘来的旧书,对“故纸堆里讨生活”的生活方式甚是留恋。

纸上的“拾得”,先是学习,当思绪的潮水涌来,即又高涨,学而不思则罔,思考必会影响人的行为,我很乐意在生活中践行,付诸行动后又知不足,热烈地想要拥抱满屋的书。“拾得”存在于阅读的每一瞬间,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读书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一个崭新的重新审视自我的轮回的开始。

缕缕书香,那是纸墨夹杂着绿叶的味道。相比争奇斗艳的细软花儿,我更稀罕这些平凡的绿意,不骄奢,不妖艳,最是平淡和长久。感谢叶的陪伴,像是谦和的旧友,又如温柔的伴侣。自然总是那么慷慨,将盎然的绿意馈赠予我。

汉砖和菖蒲是我近来的心头所好,偶然得之,真是又惊又喜。书房就如一个完整的世界,人文、自然一样也不少。当窗外的西北风和秋雨开始缠绵之际,笔尖的墨汁渗进了生宣,手起笔落,我毫不吝啬地挥洒。伴着“拾得”的日子,我对靖节先生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蕴又明朗了几分。

书房的静谧营造了禅的静味,读书的滋味最是甘美,在书海中沿途“拾得”。读书不是为了逃避社会纷扰,而是“出世”之后再“入世”,以智慧的思维方式生活,以崇高的责任感武装自己的肩膀。



建成时间:2008年
书房面积:40平方米
藏书数量:2452册



关于美的沉思

□宁波市镇海中学 郭天彪

吴哥窟是难得几处能够打动我的人文景点之一,游览过后,心下有“不愧奇迹”的赞叹。我是喜欢废墟的,爱它的真实,以及其中流露着的文明与时光双重沉淀的美。因而,读蒋勋先生的《吴哥之美》,对我来说不仅补充了知识、引起了追忆、获得了感动,更激发了思考。

蒋勋先生问:“假设两千年以后,今天的台湾岛上的文明像吴哥一样被发现,我们有什么可以被称作‘艺术’的遗留使后人赞叹吗?”

他又问:“吴哥窟我去一再去,我想在那里寻找什么?我只是想证明曾经优秀过的文明不会消失吗?而我们的文明呢?会被以后的人纪念吗?或者,我们只有生存,还没有创造文明?吴哥窟是使我思考自己最多的地方。”

到底怎样的文明才能称其为文明?到底怎样的美才能经受时间的磨蚀?人类面对宇宙的洪荒之力,实在显得渺小和愚蠢。从9世纪末迁都于此,到1431年被暹罗族灭亡,吴哥荒废,数百年后,没有人知道真腊曾经有过辉煌的吴哥王朝。时间借助自然的力量,吹散了曾经的诸多溢美之词,湮灭了曾经的所谓的名誉地位,腐朽了曾经也许精妙绝伦的木制雕饰,丢弃了曾经被奉为国宝重器的金银珠玉。当人类在活着时看重的一切世俗之言、之物都被尽数毁灭在时间和自然伟力中时,一个文明最为质朴和珍贵的东西反而显露了出来,它就是溶解了信仰和对自然真实理解的具有超越性的“美”。它借助石质的载体得以显现,借助周边文化的联系与留存得以被认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冬君分析电影《刺客聂隐娘》,曾有这样的言说:“时间因人才有意义,人在时间里行走,使时间获得了美学形式……可时间生成了万物,却并非以人的尺度为意志,它始终朝着一个唯一的方向,以花团锦簇的自然意志生成,再以摧枯拉朽的自然力量,毁灭它的生成,它创生,它毁灭。在这样的大历史观下,王朝那点事儿算得了什么?一代代都不都尽于灰飞烟灭了吗?唯有个体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丰赡所编织的历史之美永恒。”

因此,人的肉体可以毁灭,一个王朝的历史也可以消散,唯有美保存了下来。如蒋勋所说:“美并不只是技术,美是历史中漫长的心灵传递。”正如三星堆的青铜面具,正如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历史真相也许未知,而且也许永不可知,但蕴含于物件中的永恒之美却照样可以通过人类的心灵传递,感动几百上千年后的人们。

一位看完吴哥石雕展览的法国妇人对蒋勋说:“法国怎么能殖民有这样文明的地方?”这话让我想起了当年雨果对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指责。但我们现在的文明呢?诸多科幻电影都用电脑描绘出人类毁灭之后城市的景象,我们从中看到了现实文明的美了吗?我们看到的,只是现代人类脱离自然,自以为是的本质。钢筋水泥、汽车轮船,华丽的工业文明制造的美感背后是人类对自然的渐行渐远。而吴哥不是,无论建筑取材,无论建筑风格,无论雕刻内容,展现的都是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对自然绵亘数百万年所展现的美的理解,其核心乃是对这种的美的敬畏和崇拜。

因而,王朝可以覆灭,文化可以湮灭,建筑可以颓败,但自然一旦将其据为己有,苔藓、藤蔓和大树却依旧可以与废墟和谐共存。其原因,正是文明之美与自然之美本就是同源的。

“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冷静面对自己的肉身存在。印度教信仰里有着对肉身眷恋的本质,相信这个肉体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死亡里不断转换形式。死亡是无常,我们害怕无常,逃避无常,然而永恒正是在无常之中。”蒋勋写道。

为什么“永恒正是在无常之中”?是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理性至上的观念在现代早已根深蒂固,许多人都觉得凭理性,人类可以掌握世界有序的规律,成为新的上帝。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人类的终极问题至今无法借助理性获得突破,人类的理性也无法安顿自己的灵魂。

而艺术更是如此,铃木大拙在《不惧》中说:“理论化的东西,在打棒球、建工厂、制造工业产品等之时,或许是非常有用的。可是,要想熟练地创造直观表现人类灵魂的艺术,或真正地获得生活的艺术,理论化的东西就不合适了。”

蒋勋也说:“美,也许总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可解的,属于理性、逻辑、科学;不可解的,归属于神秘、宗教。而美,往往在两者之间,‘非有想’‘非无想’。”以美为内在核心的艺术,正因为其把握和表现了“无常”,而能“永恒”。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如果说科学理性对世界规律性的理解不过是从一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那么无常是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度,这两者都是这个世界的部分真实,正因如此,永恒存在于这无常之中。我们太过相信规律,太过相信自己能够掌握规律,也许,这恰恰是对世界之美的一种损害。

最后想来,语言到底还是没有力量的,言说千万,还不如再去一次吴哥,再抚摸一次精美绝伦的雕塑,再登巴肯山看一次日落,再找一处废墟静坐自悟。没有理由的,我想起了英国诗人兰德的《生与死》:“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生命真美!

书 名:《吴哥之美》
作 者:蒋 勋
出版者:湖南美术出版社